

先秦文学史
俞北文著

先秦文学史

俞北文 著

齐鲁书社

先秦文学史

徐北文 著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先秦文学史

徐北文 著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61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书号 10206·36 定价 0.71 元

说 明

一 中国历史分期，学者意见不一，尚未解决。现姑且按教学采用的一般说法，即春秋战国之交为从奴隶制演变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本书在涉及到社会背景时，只能大体上以此作为依据；但某些具体事物，凡属确有实据者，仍按其本来面目说明之，并不因其与上述分期不够吻合而予以曲解或避免。

二 对于先秦著作及其撰写人，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也的确多有可疑之处。本书一般是尊重传统旧说，新说虽有相当理由，但无更有力的证据者，就仍维持旧说；但有时也适当举出新说要点，以资读者参照。

三 对某一问题有几种解释，而旧说显然不当时，本书则酌取其一说，倘此说的论证情况已大都为人所知，就不再照引原有考据资料，或仅举出其最有说服力之一二点。若本书提出自己的看法，则加以简要的论证，但力求避免繁琐。

四 本书研究对象是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先秦文献首先以是否与文学有关而取舍。某些学术成果，虽影响甚大，若对文学关联甚少者，则不涉及。反之，与文学发展有较大关系者，虽一般不为人所注意，亦表彰之。人物如巫覡、盲乐师、史官、侏儒与倡优；作品如谜语、寓言、民间传说与故事等，本书都给以相当地位。

五 文学史不等于作家列传，也不是优秀作品选读。凡作

者，本书只着重其影响文学活动的言行，至于其他经历，则从简介绍之。所举作者若主要是思想家、政治家，对其政见、学说不一定着重介绍。凡作品举例，主要为说明其对文学史的贡献或风格特点，以及其对承前启后所起的作用；如只是思想和艺术水平很高，却对上述诸点关系不大者，亦不标举。有的作品的艺术水平虽不高，但却孕育着新的东西，有发展前途者，则予以重视而标举之。

六 近年来论述文学史者，多采取每一时期先说明时代社会背景，次介绍作家生平，然后分析代表作品……的序列，层次较为分明。本书基本上亦照此顺序，但不一定全部如此。其时代社会背景，往往分述于各章节中，对于有关人物的介绍也有这样安排者。这样做，是为了对某一情况的发展脉络解说得更具体更完整一些。

七 先秦史实，年代遥远，文献不足，目前不可能做到详明无误。本书因著者学力有限，若能在勾勒史实的轮廓时，不造成更多的混乱，就算不错了。事实上，很多现象，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这一情况下，就只好用与之相当的语言来反映之。力求不把残缺的东西说成圆满的，不把模糊的事物增饰成鲜明的。当代产生的模糊逻辑、模糊语言学等一系列所谓“模糊集”的新学科，不是偶然的，正因为现实中有这种客观存在，非要用一些没有明确外延的概念来反映之不可。尽可能地不被追求过分的效果所引诱，不去做一些解释过头的论述，这是著者所希冀的，但恐怕未必能较好的做到。

八 本书取资于当代学者的著作甚多，虽行文时也有时标出姓名，但并非全部，谨在此致谢。至于书中错误疏漏之处，恳请读者多加指正。

著 者

1980.1

目 次

第一章 古代神话	(1)
一 华夏神话的特色	(3)
二 伯鲧和大禹治理洪水的梗概	(8)
三 神话的作用	(16)
第二章 《诗经》	(21)
一 《诗经》的形成	(21)
(1) 诗歌的起源	(24)
(2) 儒家与《诗经》	(28)
(3) 所谓《诗经》的六义	(33)
二 《诗经》作品举隅	(37)
(1) 史诗、叙事诗	(39)
(2) 反映劳动生产的“风习画”	(46)
(3) 反映社会矛盾的讽刺诗	(53)
(4) 礼俗诗与爱情诗歌	(62)
三 《诗经》的成就及影响	(73)
第三章 散文的发展	(79)
一 文字与文学	(80)
二 先秦散文的发展及其原因	(85)
三 历史和传说	(91)
(1) 汲县古墓中的史书	(96)

(2) 《国语》	(103)
(3) 《左氏春秋》	(115)
四 隐、寓言、故事(准小说)	(133)
(1) 谐隐	(136)
(2) 寓言	(145)
(3) 故事(准小说)	(151)
五 新的书面语言(文言文)与新的文体	(158)
(1) 文学发展史上的首次大分工	(160)
(2) 先秦诸子对散文发展的推动	(163)
(3) 文言文的形成及其影响	(179)
第四章 楚辞与屈原	(181)
一 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楚文化的发展	(181)
二 楚文化的特色与楚辞	(185)
三 伟大的诗人屈原	(194)
四 《离骚》的伟大成就	(204)
五 楚辞流派的变迁与宋玉	(214)
第五章 先秦文学的成就	(225)

第一章 古代神话

神话是人类幼年时代的作品，它诞生于阶级出现以前的原始公社时期。

约在一百万年以前，我国各地就有猿人群居活动。他们已知用火，能打制简单质朴的石器。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龙骨山的天然洞穴中所发现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的化石，就是明证。他们即是中华民族的远祖。由猿人而进化到古人、新人、以达到现代人的时间，大约经过了几十万年。这一时期的各个阶段，也为陆续发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遗存所验证：如稍晚于“北京人”的“丁村人”（山西省襄汾县），其后的“河套人”（甘肃银川和内蒙的伊克昭盟），更晚些的“资阳人”（四川省资阳县）和“山顶洞人”（“北京人”遗址附近）。所有这些，标志着在祖国的黄河流域，及其南北各地，自古就是我们的远祖的土生土长的家乡。约在五万年以前，原始人群又进展到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替代了旧石器时代。而著名的仰韶文化（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遗址而得名），正是大约六千年前原始社会的重要典型。以山东省文化遗址而命名的大汶口文化，还有以济南市附近地区命名的龙山文化，都是著名的典型，则已到了距今四千年之前。这时期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已经熟透了的原始公社时代，已因金属工具的使用，又将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奴隶社会。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童年，

就是在自己的家乡的腴土沃壤中健康地成长起来，并创造了富于特色的原始文化而贡献于全人类的。

伴随着那造型优美而多样的陶器、骨制和玉制品，伴随着那质朴而生气勃勃的彩色纹饰，以及那黝亮而润泽的黑陶的闪光，神话便在氏族成员的口头上出现了。神话，在那时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人类最初编制的“百科全书”。它是原始自然科学、历史学、哲学，当然更是文学的综合。今天我们把它拿来讲给儿童听，或者持着宽容的态度而原谅它的幼稚，或者采取姑妄言之的态度而取悦于孩子；但在当日的氏族成员看来，却是一种十分真实的知识，或者是非常严肃的信仰，有的甚至是无上神圣的教言，是不可褻瀆、凜遵不苟的大经大法。正因为如此，神话在长期的口头传播中才具有相当牢固的稳定性。

神话教育氏族成员：宇宙万物是怎样产生的，太阳和月亮的关系，星星的来历，大地与山河的情况，人类的起源，本氏族的光荣传统，氏族的圣物——图腾的作用，以及畜牧、播种等生产活动和饮食医药的生活常识。神话在氏族时代，是团结本氏族，与他氏族以及大自然作斗争的思想武器，是维系氏族社会生活的精神食粮。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它又孕育出了原始宗教，出现了巫、医、警史等半专业的或专业人员。

最初，在辽阔的祖国山河之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群体、种姓、部落。其初他们都有各自的神话，各自的图腾。随着生产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这些各自的神话经过交流、综合，重新编制成了几个大的神话体系。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以黄河中游为界，大致形成了两大系统：西方的以蛇为图腾的部落联盟，东方的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在这两大图腾的边缘

地区，还有着以羊（西北方）、以熊（南方）、以犬为图腾的较小部落。蛇与鸟是龙和风的前身，当着龙凤这一对神异动物成为我们的祖先公认的神灵的时候，这两大部落系统已混合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族，这就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神话，那内容也就更加丰富，虽然不乏矛盾错互之处，但总算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了。这是倾尽了那时巫史们的智慧，构成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巨大的神话传说体系。

神话最初流传在口头，后来又形诸于绘画雕塑，铸之于鼎彝，涂饰于墙壁，最后当文字出现之后又散见于许多图籍之中。基本上写作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当时它是一部“左图右史”的图文并茂的著作，大约在唐代以后只剩下了文字部分），相传屈原所作的《天问》，以及汉代初年编纂的《淮南子》等书都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我国的古代神话。

一 华夏神话的特色

当我们面对着祖国的神话遗产时，却发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时的地球，在人类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之时，交通不便，各洲各地域的人们为高山大海所分隔，没有交际的机会。但是，奇怪的是不管是远在天涯海角，各地人们在原始社会产生的神话，却非常相似。例如洪水为害的故事，世界各族都有，而人类祖先诞生的神话，却又大致相同。

大家知道，编入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这一古代犹太人的文献，保存了上帝用泥土造人的神话。而欧洲的举世闻名的希腊神话，也曾记载了天神普罗密修斯：“他知道天神的种子隐藏在泥土里，所以他撮起一些泥土，用河水使它

润湿，这样那样的捏塑着，使它成为神祇——世界之支配者的形象。”欧洲如此，在大洋的另一边的拉丁美洲发现的《波波尔·乌》（公社之书）这部古代印第安人的古典著作，也说创造者的始祖神们先用干土和湿泥做人，不过失败了，后来在太阳和曙光奶奶的指点下，用玉米面做成了人。真是奇特，在太平洋西岸的我国的神话也记载了：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经于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义》）

世界各地的原始神话的类似，是偶然的吗？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有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出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各地都出现洪水大灾害，几至毁灭全世界的生命的故事，这反映了原始人类最初都是沿河水定居，当出现了罕见的淫雨、或高山冰雪的因气候骤暖而迅速融化，或因地震而涌出地下水等等自然灾害时，氏族的住地就被淹没于汪洋大水之中。由于氏族成员的地理视野狭小，几百方里的水灾，就会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在漫长的原始公社时代，各地都不免或先或后地出现洪水灾害，因此各族都有其祖辈相传的洪水故事。又如各地出现用泥土造人的神话，我们可以想象当人们会烧制陶器的时候，当时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原来自然界从未有的瓦罐陶甬等器皿，被人类创造出来了。大家对于可塑性能强的泥土是多么珍视，对捏塑烧制的技能是多么骄矜。从这样的心情出发，便以为这种“尖端”的生产技术是具有无限能力的，是可以塑造新人的了。在以彩陶、黑陶为标志的文明时期，出现泥土造人的理想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拉丁美洲的古印地安人在泥土造人之后又加上以玉米面造人的情节，是与美洲

的以玉米做为神灵崇拜的地方特色分不开的。

所以，在海禁未开之时，地不论欧亚美，人无分黄白黑，虽声气未通，而皆经过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阶段，皆有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相隔万里，若合一契。神话的类似，其道理也是如此。这一种相同，反而给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神话提供了一种方便。即我国的某些神话，由于历时久远，其中一些环节往往残缺，但若参照国外的类似神话，也可以做为修补的依据。这犹如千万年后的中国种的九斤黄鸡的化石的躯壳或有残损，参照意大利的莱克亨种鸡的化石加以复原，也可以起到“执斧伐柯”的效用。

但这不是说，神话因此就没有地域的民族的特色了。上面举的印地安神话的玉米面，就带着特有的色彩。我国当华夏部族构成之时，活动在广阔的东亚大陆之上，陆面山高水长，在大陆气候的笼罩之下，而又处在季风区域，养成了公社成员的心胸宽宏而又艰苦勤劳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因而其所创造的华夏神话，也自有其优美的特色，而成为全人类出色的神话之一。

在欣赏华夏神话之时，我们不禁为人类幼年的那种旺盛、强大的生命力而吃惊。当着人类的生产水平如此低下之时，在无限强大的自然力支配之下，好象是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的祖先从不气馁，他们以凌云的壮志，丰富的想象来歌颂人的意志、劳动的力量；以炽热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一往无前的豪迈的理想主义。他们说天之开，地之辟，是人的劳动的成果：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火燼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

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蛟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当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弓箭（那时主要是狩猎的生产工具，其次才是作战的武器）的时候，人们为这一巨大的成就而欢呼，增强了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在神话中创造了后羿这位弓箭能手。神话中的后羿战天斗地，以传奇式的形象，表现了武装着新工具的人类的巨大威力，生动地表达了“人定胜天”的意志；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猷狢、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猷狢，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在原始公社时代，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时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于是赋予自然界的总代表——上帝以凶恶的、时时与人类为敌的性格。这种天神的性质，和后世宗教中的伪善的上帝有所不同。国外神话中的主神也往往如此。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及其神后赫拉，就经常出坏主意来危害人类。而《旧约》中的耶和华恶意地把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乐园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在神话中往往出现了一些反抗上帝（主神）的形象。他们为人类造福，不惜反抗最大的权威，忍受无比的折磨痛苦。在华夏神话中，这种反抗上帝、与天斗争的英雄更是屡见不鲜。例如：

夸父与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之《海外北经》。首二句据《史记·礼书》集解的引文

而改。)

这位追求光明的英雄，他的赛跑能力，大大超过了后代《水浒》中的神行太保。他的能力是排山倒海的。又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形（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这表现了人民反抗压迫的意志，是“死而不已”的。又如同书《北山经》的记载：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一位年轻的姑娘，并没有向汹涌汪洋的大海屈服，她将永远填海不已。这使我们联想起在《山海经》成书约五百多年以后，记载的那个寓言——愚公移山。四世纪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对神话中创造的刑天与精卫这两个光辉的形象，发出了衷心的同情和赞美，他在《读山海经》中咏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丰富多采的华夏神话中，这种与大自然斗争，坚韧不拔，敢于牺牲的英雄形象是为数不少的。其中不乏内容较曲折复杂、反映事件较巨大的故事，可惜因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但从后代的书面材料的片断记载中，我们仍可想见其宏伟的规模。较重要的如女娲与伏羲两兄妹开天辟地的故事，后羿为民除害的战果辉煌的奇特的情节，鲧和禹父子治水的丰功伟绩，黄帝和蚩尤的可歌可泣的战争，其规模之宏伟，想象之活泼，

情节之奇幻，形象之辉煌，是不次于世界最优秀的神话——希腊神话的。

二 伯鯀和大禹治理洪水的梗概

我国上古产生的华夏神话，到春秋战国时代，却意外地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这应当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副作用。当人们随着生产的发展进步，其认识水平提高的时候，当他们能以较前更为现实的眼光观察客观事物的时候，他们开始对神话（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的对客观世界的解释感到不满足，发生了应有的怀疑。这本来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个提高，但由于当时的有识之士，到底还是一种初步的“有识”，他们不免仍拘束于形而上学的幼稚的思想方法，遂使他们轻易地走向全面否定所怀疑的东西的地步。百家争鸣的晚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学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它以其灿烂的学术成就，辉煌地领先于全世界。这是全球公认，自不待言的。可是正因为上述原因，当时的学术大师，虽“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对神鬼持怀疑态度，但其后学者们却不能对神话以“扬弃”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在批判神话的迷信色彩的采的同时，没有把神话看做人类文化的历史资料，做为客观的研究实体而注意保存，反而一笔抹杀，甚至予以歪曲，加以改造，去掉其怪异色彩，增饰些现实成分，而为其学派的学说服务。这种眼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办法，使历史学及神话都受到损害。墨家虽然热衷于提倡迷信，鼓吹有鬼，但对远古的神话却不能冷静地对待。阴阳家则把初步掌握了一套认识客观事物的公式——阴阳五行，生硬地套在神话上加以改造利用。道家则以

玩世的态度随意利用神话，并对之添枝加叶来说明其“玄”理。而对后世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则一心一意把神话改造成“历史”，无非是用自己的学说来解释客观事物，然后把这被解释、改造过的事物作证据，以证明自己的学说正确而已。由于儒家在后世烜赫地位，因此，它对神话的损害也最大。和希腊神话的遭遇相比，华夏神话的损坏，是渐渐地被蚕食，被腐蚀，不象希腊神话一旦被外来的宗教势力一扫而尽。希腊神话犹如埋在火山灰尘下的物品，华夏神话犹如祖辈相传的在家庭中使用过的家俱。当机会来临，灰土下埋葬的东西被发掘出来时，尚大致完好；而祖传家俱却在日常应用中破烂不堪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势力虽排斥希腊罗马神话为异端，但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古典主义热潮，及时地在希腊及近东的荒宅废堡中将古代遗产搜集整理起来。而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拖到十九世纪，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没有这种魄力来进行一次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这一任务只好由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各族人民来承担了。现在是我们应该很好地整理华夏神话的时候了。

五四以来，茅盾、闻一多、徐旭生（他是以研究古史的角度）、袁珂等对我国上古神话都先后予以研讨，使散见于古籍中的片羽遗珠得以初步的合理的缀联，但尚未臻于完美。现在参照他们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古籍，试举华夏神话中具有代表性鲧禹父子治水的事件梗概为例，以见一斑。

洪水的故事，是世界各地神话中的普遍主题，我们的各族人民中也流传着这类的神话。洪水神话中，以“诺亚方舟”的类型较为普遍。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一对兄妹乘葫芦逃过洪水灾害的神话。但华夏神话中的洪水故事，却主要是表现

英雄和洪水做斗争的主题。

在女娲开天辟地的神话中，曾说到女娲也遇到了“水浩洋而不息”的情况，她于是“积芦灰以止淫水”，终于使“淫水涸”了。而女娲，在古代的绘画中的形象是人首蛇身的，这使我们想象她应是上古夏氏族的图腾——蛇（龙）的化身。而夏后氏的姓为“姒”。据刘师培的考证，“姒”与“巳”同文（《左龠集》），“巳”即“蛇”的古文字写法。而夏禹及其父鲧也在神话中有化为黄龙的传说。何况，《世本》又记载：“涂山氏名女娲”（据《史记·夏本纪》索隐引文）。涂山氏则又是传说中的夏禹的妻子。“娲”与“鲧”在古音中共属于“见母”，语源相同，当是一人。我们可以测知，鲧禹治水即是从女娲治水的雏型发展而来的，两者同属于夏氏族的神话。而鲧、禹与女娲，也同是蛇（龙）图腾的化身。总之，治水的神（英雄），不论是鲧、禹或女娲，都是该氏族的代表，是人群集体的个性化。不过，女娲治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而鲧与禹的治水则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后者则集中于治水这一重大事件上，编造得更为具体、曲折、丰富，特别是更富有人情味。女娲代表氏族社会前期的作品，而鲧、禹治水则是原始公社末期的产物了。

下面是编缀起来的古籍中的零散记录：

伯鲧是天帝的子孙。

《墨子·尚贤中》：“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这时，天神发出大水来淹没陆地，危害人类。